

成淹，字季文，上谷居庸人也。自言晋侍中粲之六世孙。祖升，家于北海。父洪，名犯显祖庙讳，仕刘义隆，为抚军府中兵参军，早卒。淹好文学，有气尚。刘子业辅国府刑狱参军事，刘彧以为员外郎，假龙骧将军，领军主，令援东阳、历城。皇兴中，降慕容白曜，赴阙，授兼著作郎。时显祖于仲冬之月，欲巡漠北，朝臣以寒甚固谏，并不纳。淹上《接輿释游论》，显祖览之，诏尚书李欣曰：“卿等诸人不如成淹《论》通释人意。”乃敕停行。

太和中，文明太后崩，萧赜遣其散骑常侍裴昭明、散骑侍郎谢竣等来吊，欲以朝服行事。主客执之，云：“吊有常式，何得以朱衣入山庭！”昭明等言：“本奉朝命，不容改易。”如此者数四，执志不移。高祖敕尚书李冲，令选一学识者更与论执，冲奏遣淹。昭明言：“未解魏朝不听朝服行礼，义出何典？”淹言：“吉凶不同，礼有成数；玄冠不吊，童孺共闻。昔季孙将行，请遭丧之礼，千载之下，犹共称之。卿远自江南奉慰，不能式遵成事，方谓议出何典，行人得失，何其异哉！”昭明言：“二国交和既久，南北皆须准望。齐高帝崩，魏遣李彪通吊，于时初不素服，齐朝亦不以为疑，那得苦见要逼。”淹言：“彪通吊之日，朝命以吊服自随，而彼不遵高宗追远之慕，乃逾月即吉。彪行吊之时，齐之君臣皆已鸣玉盈庭，貂珣曜日，百僚内外，朱服焕然，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，复何容独以素服间衣冠之中？来责虽高，未敢闻命。我皇帝仁孝之性，侔于有虞，处谅暗以来，百官听于冢宰，卿岂得以此方彼也？”昭明乃摇膝而言：“三皇不同礼，亦安知得失所归。”淹言：“若如来谈，卿以虞舜、高宗为非也？”昭明遂相顾而笑曰：“非孝者，宣尼有成责，行人亦弗敢言。希主人裁以吊服，使人唯，赍裤褶，比既戎服不可以吊，幸借缁衣帽，以申国命。今为魏朝所逼，违负指授，还南之日，必得罪本朝。”淹言：“彼有君子也，卿将命折中，还南之日，应有高赏；若无君子也，但令有光国之誉，虽复非理见罪，亦复何嫌？南史、董狐，自当直笔。”既而高祖遣李冲问淹昭明所言，淹以状对，高祖诏冲曰：“我所用得人。”仍敕送衣巾给昭明等，赐淹果食。明旦引昭明等入，皆令文武尽哀。后正侍郎。高祖以淹清贫，赐绢百匹。

十六年，萧赜遣其散骑常侍庾革、散骑侍郎何宪、主书邢宗庆朝贡，值朝廷有事明堂，因登灵台以观云物。高祖敕淹引革等馆南瞩望行礼，事毕，还外馆，赐酒食。宗庆语淹言：“南北连和既久，而比弃信绝好，为利而动，岂是大国善邻之义？”淹言：“夫为王者，不拘小节。中原有菽，工采者获多，岂眷眷守尾生之信。且齐先主历事宋朝，荷恩积世，当应便尔欺夺？”宗庆、庾革及行者皆相顾失色。何宪知淹昔从南入，而以手掩目曰：“卿何为不作于禁，而作鲁肃？”淹言：“我舍危效顺，欲追踪陈韩，何于禁之有！”宪亦不对。

王肃归国也，高祖以淹曾宦江表，诏观是非。乃造肃与语，还奏言实，时议纷纭，犹谓未审。高祖曰：“明日引入，我与语，自当知之。”及銮輿行幸，肃多扈从，敕淹将引，若有古迹，皆使知之。行到朝歌，肃问：“此是何城？”淹言：“纣都朝歌城。”肃言：“故应有殷之顽民也。”淹言：“昔武王灭纣，悉居河洛，中因刘石乱华，仍随司马东渡。”肃知淹寓于青州，乃笑而谓淹曰：“青州间何必无其余种？”淹以肃本隶徐州，言：“青州本非其地，徐州间今日重来，非所知也。”肃遂伏马上掩口而笑，顾谓侍御史张思宁曰：“向者聊因戏言，遂致辞溺。”思宁驰马奏闻，高祖大悦，谓彭城王勰曰：“淹此段足为制胜。”輿驾至洛，肃因侍宴。高祖又戏肃曰：“近者行次朝歌，闻成淹共卿殊有往覆，卿试重叙之。”肃言：“臣前朝歌为淹所困，不谓此事仰闻听览。臣尔日失言，一之已甚，岂宜再说。”遂皆大笑。高祖又谓肃曰：“淹能制卿，其才亦不困。”肃言：“淹才词便为难有，圣朝宜应叙进。”高祖言：“若因此进淹，恐辱卿转甚。”肃言：“臣屈己达人，正可显臣之美。”高祖曰：“卿既为人所屈，欲求屈己之名，复于卿太优。”肃言：“淹既蒙进，臣得屈己伸人，此所谓陛下惠而不费。”遂酣笑而止。乃赐淹龙厩上马一匹，并鞍勒宛具、朝服一袭，转谒者仆射。

时迁都，高祖以淹家无行资，敕给事力，送至洛阳，并赐假，日与家累相随。行次灵丘，属萧鸾遣使，敕驿马征淹。车驾济淮，淹于路左请见，高祖伫驾而进之。淹曰：“萧鸾悖虐，幽明同弃，陛下俯应人神，按剑江涘，然敌不可小，蜂虿有毒，而况国乎？深愿圣明保万全之策。”诏曰：“此前车之辙，得不慎乎！”淹曰：“伏闻发洛已来，诸有谏者，解官夺职，恐非圣明纳下之义。”高祖曰：“此是我命耳，卿不得为干斧钺。”淹曰：“昔文王询于刍蕘，晋文听輿人之诵，臣虽卑贱，敢同匹夫。”高祖优而容之，诏赐绢百匹。

高祖幸徐州，敕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，将泛泗入河，溯流还洛。军次碭 敖，淹以黄河峻

急，虑有倾危，乃上疏陈谏。高祖敕淹曰：“朕以恆代无运漕之路，故京邑民贫。今移都伊洛，欲通运四方，而黄河急峻，人皆难涉。我因有此行，必须乘流，所以开百姓之心。知卿至诚，而今者不得相纳。”敕赐骅骝马一匹、衣冠一袭。除羽林监，领主客令，加威远将军。

于时宫殿初构，经始务广，兵民运材，日有万计，伊洛流渐，苦于厉涉，淹遂启求，敕都水造浮航。高祖赏纳之，意欲荣淹于众，朔旦受朝，百官在位，乃赐帛百匹，知左右二都水事。世宗初，司徒、彭城王勰曰：“先帝本有成旨，淹有归国之诚，兼历官著称，宜加优陟。高祖虽崩，诏犹在耳。”乃相闻选曹，加淹右军，领左右都水，仍主客令。复授骁骑将军，加辅国将军，都水、主客如故。淹小心畏法，典客十年，四方贡聘，皆有私遗，毫厘不纳，乃至衣食不充，遂启乞外禄。景明三年，出除平阳太守，将军如故。还朝，病卒。赠本将军、光州刺史，谥曰定。

子霄，字景鸾。亦学涉，好为文咏，但词彩不伦，率多鄙俗。与河东姜质等朋游相好，诗赋间起。知音之士，共所嗤笑；闾巷浅识，颂讽成群，乃至大行于世。历治书侍御史而卒。

范绍，字始孙，敦煌龙勒人。少而聪敏。年十二，父命就学，师事崔光。以父忧废业。母又诫之曰：“汝父卒日，令汝远就崔生，希有成立。今已过期，宜遵成命。”绍还赴学。太和初，充太学生，转算生，颇涉经史。十六年，高祖选为门下通事令史，迁录事，令掌奏文集，高祖善之，又为侍中李冲、黄门崔光所知，出内文奏，多以委之。高祖曾谓近臣曰：“崔光从容，范绍之力。”稍迁强弩将军、积弩将军、公车令，加给事中，迁羽林监。

扬州刺史、任城王澄请征钟离，敕绍诣寿春，共量进止。澄曰：“须兵十万，往还百日。涡阳、钟离、广陵、庐江，欲数道俱进，但粮仗军资，须朝廷速遣。”绍曰：“计十万之众，往还百日，须粮百日。顷秋以向末，方欲征召，兵仗可集，恐粮难至。有兵无粮，何以克敌？愿王善思，为社稷深虑。”澄沉思良久曰：“实如卿言。”使还，具以状闻。后澄遂征钟离，无功而返。

寻除长兼奉车都尉，转右都水使者，录事如故。丁母忧去职。值义阳初复，起绍除守远将军、郢州龙骧府长史，带义阳太守。其年冬，使还都，值朝廷有南讨之计，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，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，广开屯田。八座奏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，加步兵校尉，绍勤于劝课，频岁大获。又诏绍诣钟离，与都督、中山王英论攻钟离形势，英国言必克。绍观其城隍防守，恐不可陷，劝令班师，英不从。绍还，具以状闻。俄而英败。诏以徐豫二境，民稀土旷，令绍量度处所，更立一州。绍以谯城形要之所，置州为便，遂立南兖。入为主衣都统，加中坚将军，转前军将军。追赏营田之勤，拜游击将军，迁龙骧将军、太府少卿，都统如故。转长兼太府卿。绍量功节用，甄烦就简，凡有赐给，千匹以上，皆别覆奏，然后出之。灵太后嘉其用心，敕绍每月入见，诸有益国利民之事，皆令面陈。出除安北将军、并州刺史。清慎守法，颇得民和。值山胡来寇，不能击，以此损其声望。复入为太常卿。庄帝初，遇害河阴。

刘桃符，中山卢奴人。生不识父，九岁丧母。性恭谨，好学。举孝廉，射策甲科，历碎职。景明中，羽林监，领主书。萧宝夤之降也，桃符受诏迎接。历奉车都尉、长水校尉、游击将军。正始中，除征虏将军、中书舍人，以勤明见知。久不迁职，世宗谓之曰：“扬子云为黄门，顿历三世。卿居此任始十年，不足辞也。”东豫州刺史田益宗居边贪秽，世宗频诏桃符为使慰喻之。桃符还，具称益宗既老耄，而诸子非理处物。世宗后欲代之，恐其背叛，拜桃符征虏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与后军将军李世哲领众袭益宗。语在《益宗传》。桃符善恤蛮左，为民吏所怀，久之，征还。病卒，年五十一，赠后将军、洛州刺史。

子景均，殿中侍御史。

刘道斌，武邑灌津人，自云中山靖王胜之后也。幼而好学，有器干。及长，腰带十围，须髯甚美。举孝廉。入京，拜校书郎，转主书，颇为高祖所知。从征南阳，还，加积射将军、给事中。高祖谓黄门侍郎邢峦曰：“道斌是段之举，便异侪流矣。”世宗即位，迁谒者仆射。转步兵校尉、广武将军，领中书舍人。出为武邑太守。时冀州新经元愉逆乱之后，加以连年灾俭，道斌频为表请，蠲其租赋，百姓赖之。罢郡还，除右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又以本将军出为恆农太守，迁岐州刺史，所在有清治之称。正光四年，卒于州。赠平东将军、沧州刺史，改赠济州，谥曰康。道斌在恆农，修立学馆，建孔子庙堂，图画形像。去郡之后，民故追思之，乃复画道斌形于孔子像之西而拜谒焉。

子士长，武定中，碭郡太守。卒。

董绍，字兴远，新蔡颍阳人也。少好学，颇有文义。起家四门博士，历殿中侍御史、国子助教、积射将军、兼中书舍人。辩于对问，为世宗所赏。

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，诏绍慰劳。至上蔡，为贼所袭，囚送江东，仍被锁禁。萧衍领军将军吕僧珍暂与绍言，便相器重。衍闻之，遣使劳绍云：“忠臣孝子，不可无之。今当听卿还国。”绍对曰：“老母在洛，无复方寸，既奉恩贷，实若更生。”衍又遣主书霍灵超谓绍曰：“今放卿还，令卿通两家之好，彼此息民，岂不善也？”对曰：“通好息民，乃两国之事，既蒙命及，辄当闻奏本朝。”衍赐绍衣物，引入见之，令其舍人周舍慰劳，并称：“战争多年，民物涂炭，是以不耻先言，与魏朝通好。比亦有书，都无报旨。卿宜备申此意，故遣传诏周灵秀送卿至国，迟有嘉问。”又令谓绍曰：“卿知所以得不死不？今者获卿，乃天意也。夫千人之聚，不散则乱，故须立君以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养一人。凡在民上，胡不思此？若欲通好，今以宿豫还彼，彼当以汉中见归。”先是，诏有司以所获衍将齐苟兒等十人欲以换绍，事在《司马悦传》。及绍还，世宗愍之。永平中，除给事中，仍兼舍人。绍虽陈说和计，朝廷不许。久之，加轻车将军、正舍人，又除步兵校尉。

肃宗初，绍上《御天马颂》，帝赏其辞，赐帛八十匹。又除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舍人如故。加冠军将军，出除右将军、洛州刺史。绍好行小惠，颇得民情。萧衍将军曹义宗、王玄真等寇荆州，据顺阳马圈，裴衍、王罟讨之。既复顺阳，进围马圈。城坚，裴、王粮少，绍上书言其必败。未几，裴衍等果失利，顺阳复为义宗所据。绍有气病，启求解州，诏不许。

萧宝夤反于长安也，绍上书求击之，云：“臣当出瞎巴三千，生啖蜀子！”肃宗谓黄门徐纡曰：“此巴真瞎也？”纡曰：“此是绍之壮辞。云巴人劲勇，见敌无所畏惧，非实瞎也。”帝大笑，敕绍速行，又加平西将军。以拒宝夤之功，赏新蔡县开国男，食邑二百户。

永安中，代还。于是除安西将军、梁州刺史、假抚军将军、兼尚书，为山南行台，颇有清称。前废帝以元孚代之。绍至长安，时尔朱天光为关右大行台，启绍为大行台从事、兼吏部尚书，又除征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天光赴洛，留绍于后。天光败，贺拔岳复请绍为其开府谘议参军。永熙中，加车骑将军。岳后携绍于高平牧马，绍悲而赋诗曰：“走马山之阿，马渴饮黄河。宁谓胡关下，复闻楚客歌。”后为宇文黑獺所杀。

子敏，永安中，为太尉西阁祭酒。

冯元兴，字子盛，东魏郡肥乡人也。其世父僧集，官至东清河、西平原二郡太守，赠济州刺史。元兴少有操尚，随僧集在平原，因就中山张吾贵、常山房虬学，通《礼》传，颇有文才。年二十三，还乡教授，常数百人。领僚孝廉，对策高第，又举秀才。时御史中尉王显有权宠，元兴奏记于显，召为检校御史。寻转殿中，除奉朝请，三使高丽。

江阳王继为司徒，元兴为记室参军，遂为元义所知。义秉朝政，引元兴为尚书殿中郎，领中书舍人，仍御史。元兴居其腹心，预闻时事，卑身克己，人无恨焉。家素贫约，食客恆数十人，同其饥饱，曾无吝色，时人叹尚之。及太保崔光临薨，荐元兴为侍读。尚书贾思伯为侍讲，授肃宗《杜氏春秋》于式乾殿，元兴常为摘句，儒者荣之。及义欲解领军，以访元兴。元兴曰：“未知公意如何耳？”义曰：“卿谓吾欲反也？”元兴不敢言，因劝之。义既赐死，元兴亦被废。乃为《浮萍诗》以自喻曰：“有草生碧池，无根绿水上。脆弱恶风波，危微苦惊浪。”

丞相、高阳王雍召为兼属。未几，去任还乡。仆射元罗为东道大使，以元兴为本郡太守。寻征赴阙。以母忧还家，频值乡乱，数为监军，元兴多所赏罚，乡党颇以此憾焉。上党王天穆之讨邢杲，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。元颢入洛，复为平北将军、光禄大夫，领中书舍人。庄帝还宫，天穆以为太宰谘议参军，加征虏将军。普泰初，安东将军、光禄大夫，领中书舍人。太昌初，卒于家，赠征东将军、齐州刺史。文集百余篇。元兴世寒，因元义之势，托其交道，相用为州主簿，论者以为非伦。

高祖时，有谯郡曹道，颇涉经史，有干用。举孝廉。太和中，东宫主书、门下录事。景明中，尚书都令史，领主书。后转中书舍人。行使每称旨。出除东郡太守。卒，赠仪同三司。

又有北海曹升，亦以学识清立见知。历治书侍御史，永安中，黄门郎、散骑常侍。出帝世，国子祭酒。不营家产，至以馁卒于鄴，时人伤叹之。

又齐郡曹昂，有学识，举秀才。永安中，太学博士、兼尚书郎，而常徒步上省，以示清贫。忽遇盗，大失绶，时人鄙其矫诈。

鹿忿，字永吉，济阴人。父生，在《良吏传》。忿好兵书、阴阳、释氏之学。太师、彭城王勰召为馆客。尝诣徐州，马疫，附船而至大梁。夜睡，从者上岸窃禾四束以饲其马。船行数里，忿觉，问得禾之处，从者以告，忿大怒，即停船上岸，至取禾处，以绶三丈置禾束下而返。

初为真定公元子直国中尉，恆劝以忠廉之节。尝赋五言诗曰：“峰山万丈树，雕镂作琵琶。”

琶。由此材高远，弦响遏中华。”又曰：“援琴起何调？《幽兰》与《白雪》。丝管韵未成，莫使弦响绝。”子直少有令问，愈欲其善终，故以讽焉。母忧去职。服阕，仍卒任。子直出镇梁州，愈随之州。州有兵粮和籴，和籴者靡不润屋，愈独不取，子直强之，终不从命。

庄帝为御史中尉，愈兼殿中侍御史，监临淮王彧军。时萧衍遣其豫章王综据徐州，综密信通彧，云欲归款。综时为萧衍爱子，众议咸谓不然，彧募人入报，验其虚实。愈遂请行，曰：“若综有诚心，与之盟约；如其诈也，岂惜一人命也！”时徐州始陷，边方骚扰，综部将成景俊、胡龙牙并总强兵，内外严固。愈遂单马间出，径趣彭城，未至之间，为综军主程兵润所止，问其来状，愈答曰：“兵交使在，自昔通言。我为临淮王所使，须有交易。”兵润遂先遣人白龙牙等，综既有诚心，闻愈被执，语景俊等曰：“我每疑元略规欲叛城，将验其虚实。且遣左右为元略使，入魏军中，唤彼一人，其使果至。可令人诈作略身，在一深室，诡为患状，呼使户外，令人传语。”时略始被衍追还。综又遣腹心梁话迎愈，密语意状，令善酬答，引愈入城，诣龙牙所。

时日已暮，龙牙列仗举火引愈曰：“元中山甚欲相见，故令唤卿。”又曰：“安丰、临淮将少弱卒，规复此城，容可得乎！”愈曰：“彭城魏之东鄙，势在必争，得否在天，非人所测。”龙牙曰：“当如卿言。”复诣景俊住所，停愈在外门，久而未入。时夜已久，星月甚明。有综军主姜桃来与愈语曰：“君年已长宿，又充今使，良有所达。元法僧魏之微子，拔城归梁，梁主待物有道。”乃举手上指：“今岁星在斗。斗，吴之分野。君何为不归梁国，我令君富贵。”愈答曰：“君徒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法僧者，莒仆之流，而梁纳之，无乃有愧于季孙也？今月建鹑首，斗牛受破，岁星木也，逆而克之。君吴国败丧不久。且衣锦夜游，有识不许。”言未及尽，引入见景俊，景俊曰：“元中山虽曰相唤，不惧而来，何也？”答曰：“昔楚伐吴，吴遣蹶由劳师，今者此行，略同于彼。”又曰：“游历多年，与卿先经相识。”仍叙由缘，景俊便记。引愈同坐，谓愈曰：“卿不为刺客也？”答曰：“今者为使，欲返命本朝，相刺之事，更卜后图。”为设饭食杂果，愈强饮多食，向敌数人，微自夸矜。诸人相谓曰：“壮士哉！”乃引向元略所，一人引入户内，指床令坐。一人别在室中，出谓愈曰：“中山有教，与君相闻。”愈遂起立。使人谓愈曰：“君但坐。”愈曰：“家国王子，岂有坐听教命？”使人曰：“顿首君，我昔有以向南，且遣相唤，欲闻乡事。晚来患动，不获相见。”愈曰：“且奉音旨，冒险祇赴，不得瞻见，内怀反侧。”遂辞而退。

须臾天晓，综军主范勛、景俊、司马杨 票等竞问北朝士马多少。愈云：“秦陇既平，三方静晏，今有高车、白眼、羌、蜀五十万，齐王、李陈留、崔延伯、李叔仁等分为三道，径趣江西；安乐王鉴、李神领冀、相、齐、济、青、光羽林十万，直向琅邪南出。”诸人相谓曰：“诘非华辞也？”愈曰：“可验崇朝，何华之有！”日晏令还。景俊送愈上戏马台，北望城垒，曰：“何此城之固，良非彼军士所能图拟，卿可语二王，回师改计。”愈曰：“金墉汤池，冲甲弥巧，贵守以人，何论险害！”还军，于路与梁话誓盟。契约既固，未旬，综果降。

诏曰：“日者，法僧父子，顽固自天，长恶不已，窃城外叛，职此乱阶，遂使彭宋名藩，翻为贼有。虽宗臣名将，挥戈于泗滨；虎士雄卒，竦剑于汴渚。然高墉峻堞，非可易登；广浚深隍，实为难践。是用日昃忘食，中宵愤惋者也，而衍都督、豫章王萧综体运知机，欲归有道，潜遣密信，送款于都督临淮王。于时事同夜光，能不按剑。殿中侍御史监军鹿愈，不惮虎口，视险若夷，便能占募，入验虚实。誓盟既固，所图遂果。返地复城，息我兵甲，亦是愈之力焉。若不酬以荣禄，何以劝厉将来？可封定陶县开国子，食邑三百户。”

除员外散骑常侍。俄出为青州彭城王劼府长兼司马，寻解长兼。广川人刘钧、东清河人房须反，劼遣愈监州军讨之，战于商山，颇有所捷。将统皆劼左右，擅增首级，妄请赏帛，愈面执不与，劼弗从。愈勃然作色曰：“竭志立言，为王为国，岂愈家事！”不辞而出，劼追而谢焉。窃勋者放言噂 沓欲加私害，愈闻而笑之，不以介意。

先是，萧衍遣将彭群、王辩率众七万围逼琅邪。自春及秋，官军不至，而两青士马，裁可万余，师次郟城，久而未进。劼乃遣愈，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长史刘仁之，并监勒诸将，径赴贼垒，大破之，斩群首，俘馘二千余级。肃宗嘉之，玺书劳问。永安中，入为左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，又以前赏愈入徐之功未尽，增邑二百户，进爵为侯。虽任居通显，志在谦退，迎送亲宾，加于畴昔，而自无室宅，常假赁居止，布衣粝食，寒暑不变。庄帝嘉其清素，时复赐以钱帛。

及东徐城民吕文欣杀刺史元大宾，南引贼众，屯栅曲术，诏愈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，为六州大使，与行台樊子鹄讨之。破文欣党，重以购之，文欣同逆人韩端正斩文欣送首，

魁帅同死者十二人。诏书褒慰。还拜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寻诏为使持节、兼尚书左仆射、东南道三徐行台。至东郡，值尔朱仲远陷西兖，向滑台，诏与都督贺拔胜等拒仲远。军败还京。普泰中，加征东将军，转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兼度支尚书、河北五州和余大使。天平中，除梁州刺史，时荥阳民郑荣业等聚众反，围逼州城。恧不能固守，遂以城降。荣业送恧于关西。

张熠，字景世，自云南阳西鄂人，汉侍中衡是其十世祖。熠自奉朝请为扬州车骑府录事参军。入除步兵校尉。

永宁中，寺塔大兴，经营务广。灵太后曾幸作所，凡有顾问，熠敷陈指画，无所遗阙，太后善之。久之，除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后为别将，随长孙稚西征，转平西将军、太中大夫，为关西都督。以功封长平县开国男，食邑二百户。永安初，除平西将军、岐州刺史、假安西将军，寻加抚军将军。矜恤贫弱，为民所爱。代还，值元颢入洛，仍令复州，熠遂私还。庄帝还宫，出除镇南将军、东荆州刺史。寻加散骑常侍、征蛮大都督，转荆州刺史。值尔朱兆入洛，不行。普泰中，卫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

天平初，迁鄴草创，右仆射高隆之、吏部尚书元世俊奏曰：“南京宫殿，毁撤送都，连筏竟河，首尾大至，自非贤明一人，专委受纳，则恐材木耗损，有阙经构。熠清贞素著，有称一时，臣等辄举为大将。”诏从之。熠勤于其事。寻转营构左都督。兴和初，卫大将军。宫殿成，以本将军除东徐州刺史。三年，卒于州，时年六十。赠骠骑大将军、司空公、兖州刺史，谥曰懿。

子孝直，武定末，司空骑兵参军。

史臣曰：成淹等身遭际会，俱得效其所能，以至于显达，苟曰非才，亦何可以致？

-----